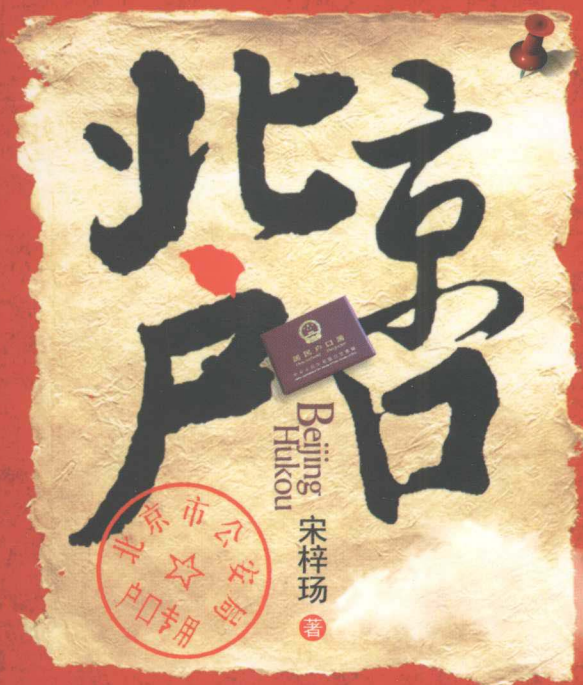




一把衡量爱情的尺子，一面映射人性的镜子，一张决定命运的塔罗牌
爱情与婚姻，利益与伤害，亲情与责任
面对北京户口，爱情“急刹车”——是坚守，还是舍弃？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北京 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户口 / 宋梓珩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1-09611-1

I. ①北…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443 号

北京户口

宋梓珩 著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88 千字 印张 12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1 路过婚姻	1
	2 别碰我的爱情	12
	3 爱情急转弯	24
	4 纠结	36
第二章		
	5 难言之隐	50
	6 无处可逃	60
	7 妥协	71
	8 生活从争吵中开始	83
第三章		
	9 难题	95
	10 一团乱麻	106
	11 无休止的战争	120
	12 所谓自救	132
第四章		
	13 一点小希望	144
	14 重温愉悦	152
	15 绝望	159
	16 逼入绝境	167
尾声1		
	谁离不开谁	175
尾声2		
	最熟悉的陌生人	183

第一章

1 路过婚姻

一从法院出来，吕洪刚就大踏步地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了。陶影长久地站在那里望着吕洪刚的背影，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陶影和吕洪刚在法院刚刚办完离婚手续。这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战，从他们结婚的头一年就开始燃起了烽火，直到今天终于偃旗息鼓了，陶影的心里反而空荡荡的，茫然而又无措。

一从法院出来，吕洪刚就大踏步地朝公共汽车站的方向走去了。陶影长久地站在那里望着吕洪刚的背影，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陶影回到家里时，吕洪刚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们谁都没有跟谁说话。陶影打开冰箱，里面还有她昨天晚上吃剩下的半盘蛋炒饭，她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热了一下，就着一块酱豆腐，吃了。

这时陶影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她告诉陶影说，她弟弟又病了，问陶影有时间能不能回家来一趟。她母亲对她说：“我想带你弟弟去医院看看。”

陶影明白她母亲给她打电话的用意，是想跟她要钱呢！陶影心烦意乱地放下电话，忍不住地对吕洪刚说：“我弟弟又犯病了！”

吕洪刚看都没看她一眼，说：“这种事情你以后少告诉我。你家里的事儿我以前不会管，现在不会管，以后就更不会管了！”

吕洪刚的话让陶影很生气，她想自己这才叫做自取其辱呢！刚才的话她真是多余跟他说了。“贫贱夫妻万事哀”，这是吕洪刚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今他们不是夫妻了，没想到吕洪刚对她家里的事情还是以这种漠然的态度处之。陶影隐忍地说：“我跟你说并不是指望你能帮我什么。

就是作为普通朋友，难道随便跟你说说都不行吗？”

吕洪刚很不以为然地反问她说：“我们连夫妻都不做了，你觉得我们做普通朋友比做夫妻还有意思吗？”

陶影冷笑了两声，说：“吕洪刚，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没劲！”

现在不管陶影说什么，吕洪刚都无所谓了。吕洪刚甚至都懒得跟陶影再理论下去，他“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机，拍拍屁股出去了。

陶影颓丧地坐在吕洪刚刚才坐过的那个沙发上，上面热乎乎的，还留有吕洪刚的体温。陶影望着挂在对面墙上她和吕洪刚巨大的婚纱照，看他们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微笑着，显得无比的无辜。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陶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吕洪刚吃饭时用过的碗筷还在茶几上堆着，陶影伸手想要收拾一下，想了想又停住了。既然吕洪刚跟她分得那么清楚，她凭什么要帮他收拾这种烂摊子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陶影和吕洪刚已经离婚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个协议，就是等陶影申请的房基地批下来了，再对外宣布他们离婚的事实。陶影的家住在北京某郊区，据说陶影的户口所在地要改为开发区，到时候她的户口不仅可以农转非，而且还能够得到五万块钱补助；她申请的房基地号如果可以批下来的话，她还可以用这五万块钱盖幢房子占个地界儿。一旦那个地方真的成为开发区了，那么在拆迁的时候她就可以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偿金。

就连陶影的母亲都不知道陶影已经离婚了，陶影没有告诉她。一来是怕她担心，二来也是怕她的母亲忍不住出去乱讲。陶影不想因为自己离婚的问题而影响了她的全盘计划。要知道房基地可是她以她和吕洪刚住房困难的理由提出申请的。

事实上陶影在户口所在地提出盖房的申请是占用她弟弟陶达的名额。那个与她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她和吕洪刚结婚的第二年便疯了，他早就已经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因此，赡养父母的义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陶影的身上。有时候陶影就想，要不是因为她的弟弟陶达，她和吕洪刚也许就不会过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陶达比陶影小四岁。陶影刚出生不久，她的生父便一病归西了。陶影三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带她改嫁给了她现在的继父。陶影的母亲比她的继父整整小十二岁。她的继父平日里言语不多，喜欢用武力表达自己的思

想，是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

陶影至今还记得她十二岁那年，因为一点小事情惹火了她的继父，她继父一气之下，一脚就踢到了她的下身。陶影当时被她的继父踢得大小便失禁，以至于一直到现在，她只要一紧张就忍不住想要上厕所。可是陶影并不记恨她的继父，因为他对陶达的态度也是如此。更何况陶达还是他的亲生儿子呢！

陶达性格内向，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倘若不是性格使然，他可能也不会疯。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陶达谈了个女朋友，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可是他的父母却一直都不同意。因为那个女孩儿是个外地人，在一家小饭馆里打工，没有固定的工作。无奈的是陶达一直坚持着不肯妥协，并一再拒绝再与其他的女孩子交往。

他的父母实在是拗不过陶达的牛脾气，只好答应让他带那个小服务员来家里见见面再说，可见面的结果却让陶影的父母大失所望。小服务员不仅相貌平平，而且年龄比陶达还要大上几岁。更糟糕的是她在老家还有过短暂的婚史。

假如这些还可以让陶影的父母容忍的话，那么那个小服务员在和他们一起吃饭的席间突然放出来的那一个嘹亮的响屁，则是万万不能让他们容忍的！那实在是一个大煞风景的响屁！结果，本来还算是一顿气氛祥和的饭局，全都让小服务员的一个不合时宜的响屁给破坏掉了。

事情再也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本来对此事一直持反对态度的两位老人，此时更加有了反对的理由！他们对小服务员真是连一点好印象都没有。如此一个粗俗不堪的女人，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自己的儿子和她再继续来往的。大概那个小服务员也觉得自己羞于见人了，她从陶达家掩面逃出来没多久，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她打工的那家小饭馆。

可是陶达却对那个小服务员用情至深，他念念不忘与小服务员之间的种种旧情，他坚信是他的父母逼走了小服务员，是他们亲手毁掉了他的幸福。陶达与从前相比，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甚至几天都不和自己的父母说一句话。他恨他们。

这种抑郁不得宣泄的恨意终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有一天夜里，陶影的母亲从梦中惊醒，忽然发现陶达正手持着一把菜刀，望着他沉睡中的父

亲嘿嘿傻笑。陶影的母亲悚然大惊，她大声地叫着儿子的小名，问他说：“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死你们！”陶达很大声地看着他们笑着，看起来十分狰狞。他边说边胡乱地挥舞着手中的菜刀，又朝着他母亲这边奔了过来。幸亏这时候陶影的继父也惊醒了，他和妻子一起齐心协力，好不容易才把菜刀从陶达的手中抢了过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儿子疯了！

给弟弟陶达治病的钱全都是陶影拿的，陶影太了解自己家里的底细了。陶达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的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而她的继父又是个早已经退休了的老工人，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退休金要开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们根本就拿出不出多余的钱来给陶达看病。

给弟弟陶达看病花钱，陶影一直都瞒着吕洪刚。好在她和吕洪刚的钱都各自掌管着，谁都不干涉谁。陶达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随便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躺着，半天都一动不动。坏的时候便对自己的父母大打出手。

陶影的母亲和继父轮流守候着他们的儿子。尽管他们万般地小心，还是被陶达给打得遍体鳞伤。陶影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大冬天的，她的母亲被她的弟弟陶达给打得有家不敢回，一个人在外面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平房给自己安身。

于是陶影跟吕洪刚商量说，让自己的母亲过来跟他们住一段时间。吕洪刚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问陶影：“你让你妈来了怎么住呀？”

这是个实际的问题。吕洪刚和陶影住的是部队大院里的筒子楼，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屋子里面除了家具家电和一张双人床之外，几乎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了。陶影四处看了看，出主意说：“要不让我妈睡在沙发上吧！”

吕洪刚说：“你觉得这么小的房间，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合适吗？”

陶影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们再在中间挡个布帘不就行了！”

吕洪刚说：“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们是在住大车店呢？”

陶影说：“你这是什么话？我是我妈的女儿，难道我想让我妈来自己的女儿家里住几天都不行吗？”

吕洪刚说：“那你说你想让你妈来住几天？你以为让你妈来住几天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吗？”

陶影说：“我也没以为我妈来住几天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妈也不会住在我们这儿就赖着不走的。因为还有我爸爸和我弟弟在家里，她根本就不可能扔下他们爷俩不管的。我只是希望她能来我们家里住几天，等我弟弟的病情稍微好转了以后，她就会走的。”

吕洪刚说：“你以为你弟弟的病那么容易说好就好了吗？”

陶影说：“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让我眼瞅着我妈有家不能回，大冬天的一个人在外面挨冷受冻的，跟你似的，不闻不问地装个没事儿人一样不管吗？”

“我并不是让你不管。”吕洪刚振振有词地说，“我只是希望你管的时候也要量力而为，不要影响到我们夫妻两个人的正常生活。”

吕洪刚的意思不言而喻，他根本就不同意让陶影的母亲到家里来。可是陶影还是有些不死心，过了两天以后，她在吃饭的时候又跟吕洪刚提及了此事。她说：“你能不能克服一下，先暂时到队里的值班室里住几天，然后让我妈过来住几天？”

吕洪刚当时就变脸了。他“啪”地一下将手里的筷子摔到桌子上，说：“你还有完没完了？”

陶影也学着吕洪刚的样子，“啪”地一下将手里的饭碗墩到桌子上，生气地看着吕洪刚说：“吕洪刚，你别忘了你也有父母。我就不信当你的父母有这么一天了，你也会不管不顾的吗！”

吕洪刚说：“你放心，我父母远在外地，我家姐妹又多，他们永远都不会给我找这种麻烦的！”

吕洪刚是如此不近人情。陶影气得连饭都没吃完，就去了她母亲租住的那间小平房，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

陶影的母亲知道陶影和吕洪刚感情不和，而且她也不太喜欢吕洪刚这个人。但是每次陶影跟吕洪刚吵架，她都要苦口婆心地劝陶影，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也不要太跟他一般见识了，忍一忍让一让也就过去了。”

她老是这么说，听得陶影都烦了。她不耐烦地说：“妈，什么叫忍一忍让一让就过去了？你老是让我忍让我让，可是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她母亲被她说得如同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表情讪讪的，不再说话。陶影又有些于心不忍了，她气馁地叹了口气，说：“算了，妈，我和吕洪刚的事情你以后就不要跟着瞎操心了。”

陶影的母亲知道，女儿对自己当初硬生生地拆散了她和李然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可是，要不是因为这前车之鉴，恐怕她还会反对陶影和吕洪刚之间的婚事的。她之所以对吕洪刚有诸多的不满，可还是没有站出来反对，那是因为她想弥补自己当初的独断专行，不想让陶影在日后对她生出太多的埋怨来。但如今看来，她似乎又错了。

李然是陶影的初恋男友，他们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候陶影的姥姥生病住院，陶影常到医院里陪床，照顾她的姥姥。而李然则是那家医院里的实习医生。于是他们一来二去的，便认识了。

据李然说，他打第一眼见到了陶影就喜欢上了她。这句话让陶影以后每每想起来，一直都感到很受用。这可能也跟李然是第一个欣赏她的男人有关，总之，李然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一个女人的日子，是不能没有美好的记忆来品味的。

等陶影的姥姥出院时，陶影和李然已经坠入爱河，开始频频约会了。巨大的幸福感冲昏了陶影的头脑，她认定她以后的丈夫一定是非李然莫属了，她认定自己这一生一定是生是李然的人、死是李然的鬼了。她甚至开始无数次地幻想自己将来和李然生活在一起时候的蓝图，她想他们将来的生活一定是美好的，因为李然是那么的爱她，哪怕是偶尔的一次小吵小闹，也是美好的。

陶影迫不及待地跟自己的母亲说起了李然这个人。她母亲问她说：“他是干什么的？”

陶影说：“是个医生。”

陶影的母亲对李然的职业倒是很满意。不管这个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总是要生病的吧？医生是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职业，工作体面不说，挣钱又多。

陶影的母亲又问她说：“那个人是北京的吗？”

“不是。”陶影说，“是宁夏的。”

陶影的母亲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说：“那你估计他以后能留在北京吗？”

“说不准。”陶影说，“他现在在那家医院还是个实习医生。实习完了，说不定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

陶影的母亲听完以后，一下子就急了，她说：“你还没确定他以后能不能留在北京呢，你就敢跟他谈朋友？”

“怎么了？”陶影满不在乎地说，“反正不管他以后能不能留在北京，我都跟定他了。”

“北京的男人都死光了，你非得找他不可呀？”陶影的母亲生气地斥责陶影说，“总之，他要是能留在北京的话，我不反对你们交往。可是，如果他将来要是不能留在北京的话，那一切免谈！”

陶影跺着脚说：“妈，你怎么这样呢？”

“我哪样了？”她母亲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样都是为你好。你想你再不济也是个北京人，现在有多少外地人想破脑袋想留在北京都留不下来呢！你犯不着为了一个男人连北京户口都豁出去不要了，跟他去外地！”

“外地怎么了？”陶影跟她母亲据理力争，说，“只要他对我好，跟他去哪儿我都愿意！现在谁还把户口看得那么重要啊？一个人要是有能力，在哪儿都会活得很好的。什么北京户口啊？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稀罕！”

“因为你现在是北京户口，所以你才不稀罕。等你真的嫁到外地去了，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她母亲说，“到时候你就知道把户口迁出去容易，想再迁回来可就难了。”

陶影很是不屑一顾，说：“妈，我不会因为一个北京户口，就不跟李然来往的！”

陶影的母亲也义正词严地告诉陶影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女儿为了一个外地人，连北京户口都不要了！”

多说无益，陶影很是苦恼。她问李然说：“怎么办呢？”

李然不急不躁地劝慰陶影，说：“你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们两个人坚持到底，我相信终有一天你妈会向我们妥协的。俗话说，女大不中留嘛！等你年龄一大，到时候你妈自己就着急了。”

陶影半嗔半怒地埋怨李然，说：“讨厌，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末了，她还是忧心忡忡地对李然说：“你不知道我妈有多固执！”

李然说：“要不你带我去见见你妈吧！说不定她一见了我，还会喜欢上我呢！”

陶影说：“你别异想天开了，我妈根本就不想见你。”

李然说：“她不想见我，那我可以去见她呀！”

陶影犹豫不决，说：“你觉得能行吗？”

李然说：“行不行的，等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吗？”

陶影跃跃欲试。经过再三思量后，她终于在未征得她母亲同意的情况下，便把李然带到了家里。可想不到的是，她母亲竟然连一点面子都没有给陶影留，当着李然的面儿就开始大发光火。

结果，这次本来是陶影充满了憧憬的会面，最终也只能是不欢而散。还有，就连以后她和李然的约会也受到了限制。母亲看她看得很紧，而且还会在陶影单独外出的时候，安排陶达跟在后面盯梢。

对于母亲的不可理喻，陶影真是束手无策，不胜其苦。李然更是不堪其累，他对陶影说：“要不咱们就分手吧！”

陶影说：“难道咱们的感情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吗？”

李然说：“可你妈那样，咱们能怎么样呢？”

陶影说：“你耐心一点儿，千万不要灰心。我会想办法说通我妈的。我已经想好了，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跟你私奔。”

与此同时，李然也在努力。他四处托人找关系，希望在医院实习期满后，能够留在北京。结果却是难尽人意，他又重新被分配回了宁夏。

陶影的母亲听到此事后，更加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得意不已。她掩饰不住自己的得意之色，讥诮地对陶影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北京是什么地方，那是谁想留就能留得下的？！”

陶影沉默着没有反驳，她在心里已经做好了跟李然一起离开北京的准备。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露出马脚的，被她母亲给看出了破绽。在她悄悄提着装满衣物的皮箱准备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她的母亲忽然从天而降似的，挡在了她的前面。她母亲痛心疾首地看着全副武装的陶影，说：“你这是准备上哪儿去呢？”

陶影吓了一跳，但她很快便让自己镇定了下来。既然如此，那她也就没有什么再好隐瞒的了。她清清楚楚告诉她的母亲，说：“我想要跟李然回宁夏去！”

“上宁夏去？”她母亲气得眼睛都红了。她声色俱厉问陶影：“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想上宁夏去！”

“你同不同意我都会去宁夏的。”事到如今，陶影反而什么都不怕了。她去意已决地对她的母亲说：“妈，你就让我走吧！”

“你走吧！”她母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闪到一旁指着大门外，说，“你走吧，我让你走！”

陶影的心潮起伏难平。她定定地望着自己的母亲。片刻后，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迈开了自己的脚步。

可是就在这时，她又听到她母亲在她的身后声嘶力竭地警告自己，说：“陶影，你今天要是敢走，我就敢死在你面前！”

陶影猛地回过头来，看见她母亲手里拿着一瓶已经开了盖儿的“敌敌畏”，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她的反应呢！陶影的脑袋里“嗡”地响了一声，心想完了。手里拎着的皮箱也“嘭”地一声，掉在了地上。没办法，为人子女，她就是再怎么爱着李然，也断然不能拿自己母亲的性命下赌注！

陶影万万想不到，她母亲竟然会为了拆散她和李然，如此地不择手段！陶影不得不屈服了。

一直到和吕洪刚结婚，陶影也没有和李然断过联系。要知道，李然可是她的梦啊！而一个女人的人生，怎么会没有梦来铺垫呢？

回到宁夏工作的李然，因为学术上的问题，时有机会来北京出差。每次来北京出差，他们都会见面。包括和吕洪刚结婚以后，陶影也会找出充分的理由去见李然。

假若不是因为李然先结了婚，陶影也许也就不会那么快地和吕洪刚结婚了。在陶影看来，尽管她和李然天各一方，但是只要李然的感情一天没有归宿，那么她就会有一天的期待。如同期待一个奇迹一样，她要守候着他们从前曾经拥有过的那片爱情阵地，万一有一天，他们的阵地上空飘起了胜利的旗帜呢？

陶影至今还记得当李然跟她说起他已经结婚了时候的情景，陶影当时都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在这之前，她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李然的幻想。如今她的幻想破灭了，她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了。

李然看着陶影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担心地问她，说：“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陶影仍然怔怔地看着他，说，“你说你结婚了？”

李然说：“是的。”

陶影悻悻地问他，说：“你以前怎么没有跟我说过你已经谈恋爱了呢？”

李然说：“我觉得没有必要。”

陶影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跟我说你已经结婚了呢？”

李然说：“我觉得这你应该知道。”

陶影沉默着看了李然半晌。半晌过后，她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李然一句，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呢？”

“你这是什么话？”李然显得老大不高兴地说，“我只要决定结婚了，就肯定不会离婚的。”

陶影酸溜溜地冷笑了一声，说：“那可说不定。”

那次见面以后，陶影和李然大约有多半年的时间没有再联系。这多半年的时间里，陶影经人介绍，认识了吕洪刚，并很快地就跟吕洪刚结了婚。

现在跟吕洪刚离了婚以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也许当初她跟吕洪刚结婚就是个错误的开始！陶影在不胜唏嘘之余，觉得自己不遗余力地跟吕洪刚拖泥带水地过了这么些年，到最后终于下决心跟吕洪刚离婚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可能还是因为她得知了李然在宁夏跟他老婆离了婚的消息！

陶影和吕洪刚离完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宁夏找李然。可在去宁夏之前，她得等到星期的时候回家一趟。因为她母亲还不知道她已经辞去了工作，已经闲在家里很久了。陶影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太愿意跟她母亲说。说了也白说，除了让她母亲徒增烦恼之外，什么用都不顶。

星期天陶影回家了一趟。她问她的母亲，说：“妈，我弟弟又怎么了？”

她母亲说：“我现在也说不好。他每天除了吃了睡、睡了吃外，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陶影说：“怎么会是这样呢？”

她母亲愁眉不展地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呢。”

陶影给了她母亲三千块钱。她跟吕洪刚离婚时，吕洪刚给了她一万块钱。她存了五千，剩下的五千分成了两份，三千给她的母亲，余下的两千留作自己准备去宁夏时的花销。

当陶影将钱递给她母亲时，她母亲假意推诿，说：“太多了，给你弟

弟看病用不了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不着的！”陶影没好气地说，“给你你就拿着吧，要不等不了，你不是还得跟我要吗？”

陶影见母亲被自己给说得哑口无言，不由得又暗暗自责。自从她弟弟陶达病了以后，她母亲的性情真是一下子就变得柔软了起来。陶达的事情对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陶影眼看着她母亲做事情丢三落四的，身体的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陶影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妈，这钱你就拿着吧！给自己也买些好吃的东西，别老是舍不得花钱。”

她母亲叹了口气，说：“陶影，其实妈也知道你不容易，老跟你要钱妈的心里也不好受。怎么说呢，妈要是再能想出别的办法出来，也不会跟你要钱花让你为难的。谁让你命不好，摊上这个拖你后腿的家了呢！”

“妈，我的钱你花都花了，还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陶影又没能忍住自己的脾气，跟她的母亲发起火来。她懊恼地斥问她的母亲，说：“怎么我每次回来你都要惹我生气呢？”

“你别生气，你不爱听我就不说好了。”陶影的母亲知趣地将那些钱接过来放到衣柜里。陶影看得出来，实际上她母亲还是很高兴她给了她那么多钱的。

陶影的继父不在家，院子里的手推车也不在。他大概又是推着出去捡破烂去了。陶影没有问，她去她弟弟的房间里看了看她的弟弟。

刚推开门，一股刺鼻的味道便迎面扑来。陶影皱了皱鼻子，说：“怎么这么臭呢？”

她母亲说：“可能是又拉了吧。”

陶达蓬头垢面的，正躺在凌乱不堪的床上呼呼大睡。陶影见她的母亲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态，径直走过去看了看她弟弟的屁股后面，果然是拉了。她母亲手脚麻利地收拾了起来。陶影站在一边看着，恶心得快要吐了。

陶影实在受不了了，从她弟弟的房间里退了出来。等她母亲一出来，便说：“妈，我弟那屋里太脏了，你应该抽空好好收拾收拾。”

她母亲说：“收拾什么？不是拉就是撒的，刚收拾完就又脏了。你就是想收拾也收拾不过来呀。”

陶影黯然。这种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眼见着自己的弟弟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人变得越来越呆滞，连身边的人都认不出了；而她的继父和母亲又年事已高，她几乎成了他们的支柱。自己却又离了婚，没了工作，所有的重担全部都压在了她的身上。陶影对自己的未来是一片茫然。

陶影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询问陶影，说：“你现在和吕洪刚怎么样了？”

陶影说：“还那样。”

她母亲想要再说点什么，却被陶影给打断了。她对她母亲说：“妈，这几天你有什么事情就打我的手机吧。这几天我要到外地出差。”

她母亲说：“去哪儿？”

陶影随便编了个地名，说：“我估计得好几天才能回来。”

她母亲说：“那你路上可得小心点儿。”

“我知道。”陶影边说边往外走，说，“妈，我得走了，我还得去买票呢！我火车票还没买呢。”

半路上，陶影看见她继父佝偻着腰，使劲儿地推着一车好像是从工地上捡回来的破砖头。那是一个慢坡，她的继父推得十分地吃力。公交车一晃而过，很快便看不见她继父的身影了。陶影猜想她继父捡那些烂砖头，一定是想拉回家里去再接她家的房脊盖一间房子吧！陶影曾经听她母亲跟她提过，由于大家都听到拆迁的风声，所以都在积极地占地儿盖房子呢！似乎人人都在打着拆迁的主意，都想借此机会多获得一些拆迁补偿费。她的继父和母亲自然也不甘居于人后，他们竭尽所能地在自己原有房子的基础上，想要再多盖一间出来。

人们似乎变得都越来越精明了，包括她自己在内。陶影苦笑不已。望着公交车外熟悉的景致，她忽然觉得特别厌倦！她多想远远地离开这一切啊！去宁夏，她想马上去宁夏！陶影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李然的身上了！

2 别碰我的爱情

陶影是住在我楼上的邻居，比我小两岁，却要比我早两年结婚。我们之间算不上是朋友，却又要比普通邻居走得更近一些。

我还记得刚跟陶影认识的情景，是夏天的一个大礼拜的早晨。那时我跟我老公周波还处在热恋当中。那天早上，周波刚刚从苹果园地铁口把我接到他们单位里来。在周波所在部队的大院里头，我看见陶影和吕洪刚一起手挽着手，从对面走了过来。

他们刚刚从早市回来，各自的手上还拎着青菜和水果之类的东西。陶影的上身穿着吕洪刚的一件大背心，下身穿着大短裤，头发也是乱蓬蓬的，随随便便地被拢在了脑后，用一只大红色的塑料卡子夹在了一起。看起来土不土洋不洋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

看见我们，陶影和吕洪刚早早地就开始喊周波的名字。我知道，主要是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走近前了，吕洪刚和陶影果然煞有介事地批评周波，说：“周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有了女朋友还藏着躲着的，也不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介绍。”

周波是个很腼腆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熟悉的人面前，却谈吐自如，一点都不腼腆。周波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哪呀，我这不大清早的就把人给带来了，准备正式跟大家会面呢！”

“狡辩！”吕洪刚和陶影又一唱一和地说，“要不是我们今天正好撞上了，你这个家伙指不定还要瞒我们多久呢！”

“不会的。”周波摆了摆手说。然后将我跟他们做了一下介绍。末了，陶影主动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说：“周波，你媳妇长得挺漂亮的！”

我意外地看了一眼陶影，很不习惯她对我的称呼，心里有一种被人给无故冒犯了的感覺，很不舒服。

周波也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事后他跟我解释说：“金静，你别介意。她那个人就那样儿，有点儿没心没肺的，不过人还不坏。”

可是当时陶影却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用词有何不妥。寒暄过后，她手指着我，仍旧是一口一个“你媳妇”地对周波说：“周波，有时间就带你媳妇来我家里玩呀！”

周波说：“好。”

陶影和吕洪刚走了几步，突然又突发奇想似地回过头来问周波，说：“周波，你中午带你媳妇出去吗？”

周波说：“这么热的天，可能不会出去了。”

陶影说：“太好了。那你中午请我和吕洪刚吃饭吧！”